

一 贺寿风波

贞观二十年六月中旬。

去年的今日，唐军攻破了盖牟城，在高句丽的大地上四处征伐，尽显大唐国威。

然而大唐刚刚撤军不久，泉盖苏文就卷土重来，他变得更加傲慢，将唐军主动撤军，宣扬成他自己的军功，更对外宣称射瞎了大唐皇帝的一只眼，对盖州、辽州和岩州三处旧地多有骚扰侵略，并且不断攻打新罗。

圣上收到情报自是勃然大怒，遣使责令泉盖苏文不得窥探边境，然而泉盖苏文却并不优待唐使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对辽东都督府更加不敬，高仁武屡次组织兵马对抗，苦不堪言，陛下遂上朝与群臣议论再征高句丽之事。

褚遂良等一千文臣对上一次征辽本就极力反对，如今刚刚结束，国力空虚，还未得到足够的休养生息，若再度出击，说不得要引起民怨。

李世民自知身子越来越弱，高句丽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，若不能征服高句丽，他担忧生性懦弱的李治继位之后，会面临内忧外患，大唐盛世会因此走向衰落，这也正是他将徐真培植起来的原因之一。

虽然文臣治理国家有一套，但出身军伍的李世民心里很清楚，若无法掌控国家的军队，单靠文治是无法坐稳宝座的。

徐真是知恩图报之人，从一个小小的武侯一步登天，圣上对他的恩泽已然重如山岳，纵使他和李治私底下有些过节，碍于圣上厚恩，也必定拼死以报。

文武百官都不同意再次攻伐高句丽，李世民心中多有不悦，又不得不听取群臣谏言，暂时搁置了对高句丽用兵的议论。

消息传到高句丽，泉盖苏文开始有些担心起来，毕竟贞观十九年的征伐，对高句丽而言，绝对是一场灾难。如今土地无人耕作，大片领土被唐军占据，若唐国再度征伐，他也没有把握能够撑得住。

于是泉盖苏文遣使入唐，给大唐皇帝陛下献上了高句丽美人，圣上听从了群臣的谏言，将美人送回高句丽，并赐弓服于泉盖苏文，以示安抚。

这泉盖苏文见大唐皇帝非但没有收美人，反而赐了弓服，以为大唐不敢再攻打高句丽，变得更加傲慢，没有遣使谢恩也就罢了，居然派兵攻打岩州，将岩州都督孙代音赶下台，占据了岩州，复名白岩城。

圣上勃然大怒，下诏不再接受高句丽的朝贡，将征伐高句丽的议题重新提了上来。

徐真晋升柱国之后，四处征伐，平定了北荒，如今冠军大将军的名头可谓名副其实。从初次上朝只能缩在殿门，到如今上朝议事坐在了英国公李勣的身边，除了长孙无忌之流，又有何人敢再轻视他徐真？

见朝臣们再次反对自己的计划，李世民只能将目光投向了李勣，然而这一次，李勣也没有站在他这边。

李世民愤然而立，怒斥道：“尔等乃国之栋梁，奈何如此不堪用？莫不成偌大个朝堂，就无一人体谅朕之良苦用心？”

圣上发怒，朝堂顿时死寂，人人不敢抬头，李世民是越看越生气，正要散朝，却见一人出列奏报。

慕容寒竹被提拔为左庶子，正野心勃勃，得了长孙无忌的目色授意，慌忙出列奏道：“圣上明察。高句丽傍山为城，一时难以攻克，往年大军征伐，唐境之民误了时候，不能耕作；所克之城，虽尽没其粮，然人不敷出，再遇旱灾，百姓已出现缺粮的迹象。若仓促出征，怕是国力不济，不若待得来年，再议征伐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群臣顿时倒抽一口凉气，如今圣上正在气头，新近又平定了北荒诸部，慕容寒竹却说出这等话来，不触犯龙颜才怪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圣上并未发怒，只是摆了摆手，让慕容寒竹退下，眼中毫不掩饰对慕容寒竹的欣赏。

徐真心头警惕，这慕容寒竹居心叵测，又与长孙无忌沆瀣一气，若让



他得了势，今后还如何压制得了。

念及此处，徐真同样出列道：“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”

正抚额轻叹的李世民见徐真出列，脸色稍霁道：“徐卿有何要说？”

徐真沉吟片刻，好整以暇道：“臣以为征辽之事，并非像诸位同僚所想的那般艰难，招募大军劳师动众固然不妥，但除此之外，就真的别无他法了吗？”

朝堂顿时哗然，虽然徐真风头正劲，但此言也太张狂了些。

李世民却充耳不闻，身子稍稍前倾，用期盼的目光催促着徐真。

徐真也不摆姿态，继续分析道：“高句丽本属穷苦之地，物资匮乏，民生艰苦，泉盖苏文又把持朝政，穷兵黩武，民众自是苦不堪言，不得民心甚矣。如今经过我大唐征伐扫荡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只能故作傲慢张狂，实乃色厉内荏。

“我大唐完全不必劳师动众去征讨，只需多派偏师深入，轮番侵扰其疆域，高句丽军民必定疲于奔命，躲入城中避战，如此却延误了农时耕作，必能使其千里萧条，人心离异，辽东之地，可不战而取之。

“若不怕竭泽而渔，我骚扰军完全可以趁机将沿途的田地青苗全数烧毁，待得来年，高句丽必定缺衣断粮，到时再挥师征伐，定能一战而定矣。”

徐真言毕，紧紧握拳，高昂起头颅，似乎已经看到了来年高句丽民生潦倒、不堪一战的结局一般。然而他偷偷扫视了一番，整个朝堂却鸦雀无声，似乎所有人都被他的言论吓了一跳。李勣猛然回过神来，心头暗道：“妙哉。”

果不其然，李世民听了徐真的计策，顿时笑逐颜开，哈哈大笑着：“徐卿果是我大唐人才。茂公（李勣表字），徐真得汝之真传，乃我大唐之幸，今命你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徐真副之，左武卫牛进达为青丘道总管，右武侯李海岸为副，领水陆兵马一万五，合营州都督府兵马，共入高句丽。”

“诺。”李勣和徐真等人齐齐站起，欣然领命。

李世民的二度征辽之议被朝臣们反驳了数次，今番终于得以解决，他的心头自然畅快，转入后宫之时还传出哈哈笑声。

退朝之后，文武百官多有摇头叹息者，也难怪徐真会深得圣上欢心，

从上次征辽归来之后，徐真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四处征伐，而且每战必胜，今日又独得圣上欢喜，若任其发展下去，只怕是要取代李勣之位，成为掌控唐军的第一人了。

徐真与李勣一同回府，二人好生商议了一番，徐真才回自家的府邸。

因加官晋爵，又得封柳城县公、柱国之勋，徐真早已搬离了神勇伯爵府，住进崇仁坊中的一所大宅，挂牌徐公府，仍旧由摩崖老爷子操持日常琐碎。

到了徐公府门前，徐真见得一队仪仗分列府门两侧，进去以后才发现，原来是被破例封为归思县主的李明达来访，正由凯萨作陪。

李明达向来不太喜欢凯萨，然而时隔两载，她的心性也成熟了起来，回归到原先的知书达理，对凯萨也是温言软语，以姊妹相称。

见徐真回来，这小丫头飞蝶一般扑过来，拖住徐真的手就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

徐真从高句丽归来之后，未休养太久就出兵北荒，还未与李明达独自见过面。小丫头心中本该恼怒，可见面之后，却忘记了这事，瞥见徐真仍旧戴着自已送的铁扳指，心里跟吃了蜜一般。

听闻徐真又要领兵出征高句丽，小丫头不由瘪了瘪嘴，好在徐真并非即刻出征，兵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筹备作战计划，而且后勤方面也要筹措良多，估计最快也要明年才能动身。

“以后一定要常来徐公府走动走动才是，否则徐家哥哥一走，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了……”李明达如是想道。

徐真虽然疼惜李明达，但首要之事，却是备战即将到来的二次征辽。为此，他又跑到阎立德和姜行本的府上，将自己的一些新创意拿出来钻讨论，希望能够制造出一些新鲜东西。李淳风一直没有机会拜访徐真，此次正好到阎立德的府上，与徐真叙了旧情，欣然加入到研究的队伍当中。

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，到了十月，圣上自觉灵州一行消耗了极大的体力，旅途疲劳，年前想要保养一下身体，遂诏令除重大事宜上奏与他知悉外，其余事务皆由皇太子李治处理。



十二月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众多大臣担心圣上身体，多次请求行封禅礼，刚正不阿的萧瑀却不赞同，诸多文官分为两派，萧瑀由是脱离了东宫的核心地位。

圣上最终还是答应了举行封禅礼，诏令制作封禅仪仗，送到了太子处。太子越发势大，然萧瑀却被解除了太子太保的职务，因此失势，遭到罢黜，这已经是他第五次被罢相了。长孙无忌心头暗自欢喜，如今高士廉罹患沉疴，已经辞去了太子太傅的职务，李勣又常年掌管军马，东宫之事可谓尽数掌控于他的手中。

长孙无忌心机沉重，虽然窃喜，却又生怕自己一家独大会引起圣上忌憚，遂连同梁国公、新任太子太傅的房玄龄一道进言，辞去了自己太子太师的职务，圣上表面上不说，心里却对长孙无忌赞赏依赖得紧。

由于身体还未恢复，李世民就听从了长孙无忌的劝告，将文武百官的部分奏折交给皇太子李治处理，李治自然对长孙无忌这个舅舅感激不已。

为了表示感谢，李治亲自上门与长孙无忌饮宴，席间谈及圣上龙诞之日即至，想要为圣上献礼。

长孙无忌闻言，不由皱眉道：“殿下万不可如此，圣上节俭，如今刚刚结束征战，民间多有怨言，若大肆操办，难免惹圣上责备……”

李治恍然，避席谢道：“多得舅爷提点，否则稚奴儿又要多此一举了……”

话虽如此，李治心头难免有些想法，毕竟为了讨好圣上，他已经想好了庆典的诸多事宜，还特地命人从岭南快马运来一批橘子。

长孙无忌又如何不晓得李治的心思，当即沉吟道：“殿下仁孝，圣上必是欢喜，虽不能大肆操办，但献礼也是少不了的，再者……殿下也不必亲自操办，完全可以交给其他人去做嘛……”

李治心想，此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又有谁愿意去做？但他察觉到国舅爷眼中的狡黠，很快就醒悟过来，长孙无忌这是要借机整人了。

其他人可不像他们这般深谙圣意，给圣上献礼，正是奉承拍马的好时机，那些个文武百官还不抢着这样的机会吗？

念及此处，李治不由问道：“不知舅爷觉得朝中哪位去办这件事比较

合适？”

长孙无忌笑而不语，目光却伸向了淑仪殿的方向，李治双眸一亮，顿时会意。

李明达乃圣上的心头肉，若是她出面操办庆典，圣上自然不会恼怒，可李明达到底只是个女子，要操办这等庆典，自然要找人帮手，而李明达会找谁当这个帮手？

答案自然是最近风头最盛的左骁卫将军徐真。

圣上不会生李明达的气，但并不代表不会生徐真的气……

李世民如此大力栽培徐真，自然是要帮李治稳固帝位。可李治却有自己的想法，先不说他与徐真早有芥蒂，单说继位之后，若长孙无忌弄权，这国舅爷毕竟一大把年纪了，活不长久，可如果徐真生出异心来，他李治可就麻烦了。

是故李治对圣上的这般安排，并不是很满意。无论如何，借助圣上之手，对徐真敲打一番，绝对是有利无害之事，于是李治辞了长孙无忌，找到了李明达。

自从知晓李治和武才人的事，又经历了李泰争宠之事，李明达对这位哥哥也产生了隔阂。她已经十五岁了，可以说是个大姑娘了，心性也成熟许多，也不再像以往那般直来直往，让女武官将皇太子殿下领了进来。

李治见妹子不亲自出来迎接，心里难免有些不悦，但急着设计徐真，也就忍了下来，将举办庆生献礼之事说了之后，李明达果然心头欢喜，满口应承了下来。

送走了李治之后，李明达就让人将礼部侍郎刘树艺请了过来，细细询问了相关事宜，这刘树艺乃唐初名臣刘文静之子，承袭了父辈的智慧，对朝堂争斗更是洞若观火，他素来与徐真交厚，是故又提醒李明达，可找徐真将军商议。

李明达早就想让徐真来承办盛典，若徐真能在盛典上展露幻术，定能将盛典办得有声有色，于是二人又到了徐真府上。

此时徐真正在阎立德府上做客，与姜行本、李淳风等一千亲近班底研究新型军械，待得傍晚才姗姗回府。见李明达和刘树艺久候多时，心里过



意不去，好在凯萨和张素灵好生招呼着，并未失了礼节。

李明达欢欣雀跃地将事情说了出来，圣上伤病久久不愈，连如今都只是三日一上朝，举办庆生盛典，也算是为圣上带来一点喜气。

徐真心想这也是好事一桩，正要参与进来，刘树艺却给了他一个隐晦的目光暗示，徐真心里也是狐疑。李明达得了徐真的应允，自是开心，命人将礼物抬了上来，却是几盆果树，树上结满了橙黄滚圆的果实。

居然，是岭南的橘子。

此时已经是年末，天气寒冷，橘子九月早熟，晚熟的可以持续到十月末或者十一月初，纵使在岭南，十二月的橘子也是罕见之物。

这些橘子正是李治命人快马运送回来，打算献给李世民，怕途中变质，是故将果树都一同运了回来，过了些许日子，这些橘子正好熟透，口味最是甜美。

徐真欣然收下橘子树，送走了李明达，却将刘树艺留了下来。

他对刘树艺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，当初在吐谷浑时，利州都督高甄生等人对徐真百般打压，刘树艺却是站在徐真这边的。

刘树艺也不打马虎眼，将庆典背后所隐藏着的深意都告之徐真，希望徐真能够谨慎行事，徐真不由眉头紧皱。这段时间他四处征伐，就是为了避免朝堂的争斗，然而此时看来，长孙无忌和李治，到底还是对他不放心啊……

既然得了刘树艺的提醒，徐真也就留了一个心眼，想要李明达放弃庆典，着实有些难度，但又不可操办得太过隆重，徐真不由沉思起来。

阎立德、姜行本和李淳风三人这段时日是废寝忘食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徐真给出的设计图实在太过惊世骇俗，甚至他们都怀疑，徐真是否是真仙降临，因为这些创意，实在太过天马行空，但若集合资源，却又真能做到，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。

三人讨论了一天，直到夜色阑珊，才各自道别回府。阎立德刚将姜行本和李淳风送走，还未来得及歇息，徐真又赶了过来，见面就将一沓设计图纸摆在了案几之上。

“这是一个小物件的机巧门子，咱们的事情先放一放，三日之内帮我把

这东西给造出来，此事机要，务必保密。”

阎立德将图纸细细地看了一遍，都是些精细的东西，极为考验技艺，他也不敢打包票，不过堂堂工部尚书，若这等物件都造不出来，岂非让人笑话。

徐真见阎立德应承了下来，也不跟他客套，又到了姜行本和李淳风府上，分别交给二人一份图纸，同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并嘱托他们，不得向任何人泄露。

翌日，阎立德、姜行本和李淳风三人不约而同地告假，替徐真打造图纸之物。

与此同时，在李明达的催促之下，徐真联合礼部官员，开始为圣上筹备贺寿大典，一时间活动起来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宫之中。

听闻徐真参与其中，长孙无忌和慕容寒竹相视而笑，李治更是笑逐颜开。

十二月二十五，癸未日。

李世民上朝议事完毕，礼部侍郎刘树艺小心翼翼地启奏，说归思县主徐思儿为圣上筹备了贺寿献礼庆典，李世民不由微皱眉头。

虽然他疼溺李明达，然身体抱恙，不理朝政，清闲下来之后思虑甚多，对几年间征伐高句丽和北荒狄夷进行了自我反省，深知民怨渐起，这样的时刻，实在不适宜劳民伤财地举办什么皇家庆典。

见得圣上沉默，朝堂上顿时死寂，有人幸灾乐祸地看着礼部侍郎刘树艺，也有人看看李勣旁边的徐真，又看看首位的司徒长孙无忌，还有御案之下旁听朝议的皇太子，笑容玩味，不言而喻。

片刻之后，李世民轻叹一声，缓缓对长孙无忌等人说道：“今日乃朕之生日，世人皆以为乐，然到了朕这里，却徒增伤感。如今朕可谓君临天下，富有四海，奈何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再也无法承欢于父母膝下，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^①也。诗经有云：‘可怜父母，生我辛劳。’奈何还要在父母辛劳之日饮宴做乐？”

李世民言毕，大抵忆起父母恩泽，双眼发红，隐有泪光，身边的人无不悲哀感慨，礼部侍郎更是如芒在背。

徐真如坐针毡，虽然他明知圣上会不喜欢这等做法，奈何李明达兴致



颇高，他才硬着头皮筹备宴会，如今看来，圣上对此事的态度比想象之中还要坚决一些。

大概感受到了诸人的异常，李世民往堂下一扫，礼部侍郎低着头不敢说话，李世民轻轻摇头，让刘树艺将贺寿庆典都撤了。

正要退朝摆驾回宫，好好训导一下自己的宝贝女儿，却见得长孙无忌起身启奏道：“陛下，这毕竟是归思县主的一份孝心，礼部的同僚也操劳了数日，左骁卫徐将军又不辞辛劳主持大局，想来必是隆重之极，既已筹备完毕，该花费的也都花费了，圣上不如就去看看这庆典吧。”

长孙无忌表面上和颜悦色，一副疼惜同僚的姿态，可细细一想，却又句句诛心，拐弯抹角间就已经将礼部铺张浪费的事情给钉死了，又将徐真给拉上，实在是高明之极。

李世民眉头一皱，不由扫了徐真一眼，徐真微微抬头，目光却不卑不亢，李世民不淡不咸地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朕就去看一看吧，诸位也随着去，都看看徐将军和兕儿是如何给朕贺寿的。”

① 一则典故，子路家境贫困时，自己吃的是粗陋的饭菜，从百里之外把米背给父母，在双亲死后，无法再为他们背米，子路引之为恨。

二 申公辞世

朝中文武各怀鬼胎，武将如今对徐真虽有嫉妒，却再无恨意，反观文臣，却多有攀附长孙无忌者，对徐真难免多有鄙夷，现在自然等着看徐真的笑话。

李世民对这帮臣子的心思洞若观火，他一手将徐真提拔上来，自然信得过他的人品。

他并不担忧徐真会骄纵自满，这么久以来，徐真早已通过了他的考核，只是这样还不够，当皇帝，除了恩威并施之外，自然要懂权衡，若一味袒护徐真，反而是害了他。

念及此处，李世民也就不再迟疑，带着文武百官出了宫门，前往朱雀大街，亲勋翊卫纷纷行动起来，诸多嫔妃婕妤也随驾而行。

李明达被叫到了李世民的身边，不免一番诫勉，可李明达却嘟着嘴扭过头去，竟然生气了。

李世民也是哭笑不得，但也不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训斥，于是决定到了庆典现场，再好好教训这女儿一番。

可到了朱雀大街之后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

只见偌大的朱雀大街两侧人头涌动，早已被羽林卫隔离开来，而大街的中间却摆着上百个宴席，席间所坐者，皆为白发苍苍的老者。

“这是在闹哪一出？不是说给圣上贺寿吗？怎地请了如此多的老东西来吃宴席？”百官无不惊讶，长孙无忌和慕容寒竹更是面色阴沉。

李世民却双眸一亮，朝礼部侍郎刘树艺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……”刘树艺支吾着不语，却朝圣上身边的李明达投去了询问的目



光，李明达却不理睬。

李世民也不为难刘树艺，见宝贝女儿背对着自己生闷气，也是哭笑不得，只好将徐真召了过来，问道：“徐真，你跟朕说说吧。”

徐真拱手行礼道：“启禀陛下，此乃归思县主的一番心意，名曰万寿宴。县主知晓圣上体惜民生，又仁孝无边，是故让礼部摆下宴席，将长安城中的古稀老者都请了过来，以圣上的名义，请这些寿星吃宴，好教我大唐人民都尊爱长辈，孝敬父母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李世民闻言，眼眶不由湿润起来。所谓知女莫若父，李明达素来知书达理，温柔娴淑，体贴人心，李世民还纳闷，怎么这一次李明达竟做出如此铺张浪费的事情，原来这女儿竟有这等心思。这别出心裁的万寿宴，着实让李世民好生感动。

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大唐富足丰饶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人均寿命也才五十左右，一些番邦异族，人均寿命也就三四十岁，想要将长安城中的古稀老者都请来可不太容易，再看那宴席上，也并非什么山珍海味，不过寿星公们一个个吃得眉开眼笑。

“兜儿……阿耶（父亲）错怪你了……”李世民满是慈爱地跟李明达道歉。

李明达却红着眼眶转过头来，对李世民说道：“阿耶你记挂着祖父祖母，兜儿何尝不是每日挂念着自己的阿耶？你只要天下人都尽孝尊老，却不准女儿也尽尽孝心吗……”

李世民听了女儿的这番话，心底涌出一股浓浓的慈爱，拉着李明达的手，走出了龙辇，在诸人的簇拥之下，走到了朱雀门前搭建起来的高台之上，接受朱雀大街上的万民敬仰。

诸多古稀寿星和街道两侧的民众见天子降临，纷纷跪倒于地，颂扬圣上仁孝恩德，一时间山呼海啸，李世民心神荡漾，比吃山珍海味、喝玉液琼浆还要满意。

李治也没想到徐真会别出心裁，搞了这么一出，他早已命人到礼部去刺探过，听说徐真要摆上百宴席，就笃定了他必定铺张，没想到宴请的却是精挑细选的民间老者。

如此一来，徐真又过关了一次。

圣上身体不济，吹不得太久的风，接受了万众朝拜之后，也就摆驾回宫了，宣旨于两仪殿饮宴，小小地庆祝一番。

百官自然欢欣，李治遂将一盘橘子献与圣上，权当贺礼，既不奢华，又有吉祥如意。李世民自是龙颜大悦，诸多官员受了启发，也都献上颇有心思的小礼物，尽量低调朴实，武将献上战场上收集来的一些小物件，都来源于番邦异族，既新奇又彰显唐国军威，文官则当场献上诗词，或者泼墨挥毫，书法丹青。

李世民心头畅快，来者不拒，与百官同乐，又有女儿相陪，一扫病态，双颊红润，看上去年轻了许多。

献上橘子之后，李治干咳了两声，百官群臣知他有话要说，都安静了下来。李治扫了长孙无忌和慕容寒竹一眼，朗声道：“多得归思县主和徐将军，让我等见识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寿礼，某提议，诸位与我一道，敬徐将军一杯。”

群臣大声附和，遥遥举杯，徐真作势慌忙起身，四下里回敬了一圈，谢过李治之后，一饮而尽，宴会上一片叫好，其乐融融。

李治饮毕，故作玩笑道：“徐将军乃国之栋梁，非但战功勋著，听闻还是幻术高人，今日良辰，不若施展一二，以贺陛下之寿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诸人闻言，无不大喜，纷纷哄闹附和，长孙无忌和慕容寒竹相视而笑，不由对李治另眼相看。这幻术并非仙术，势必要事先有所准备，如今徐真一身朱袍，必是仓促，若拒绝李治或者玩弄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烂把戏，可不就贻笑大方了吗？

李勣知晓其中关节，正想起身替徐真开脱，李世民却心头欢喜，当即发话道：“徐卿，朕知你身怀异术，今日就不要再藏拙了，也好让他们都开开眼界。”

徐真表面上叫苦不迭，心头却是庆幸不已，好在自己事前做了准备，否则真要丢丑人前了。

见徐真答应，宴会上的觥筹都停了下来，台上的歌舞伎让出位置来，



徐真缓缓登台，沉吟了片刻，似乎在考虑该表演一下什么。

见他面色凝重迟疑，李治暗自开心，今天终于能够让徐真吃一次亏了。

然而他并未开心太久，徐真就已经开口了：“徐某虽粗通幻术，然出来得仓促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适才进来之时，见得殿外有一些花盆，不知可否借用一下？”

李世民兴致勃勃，挥手道：“徐卿但有所求，尽管拿来用，若用得上，让稚奴儿给你舞上一阙都成，哈哈哈……”

诸人自是大笑，唐风豁然开放，漫说寻常人家，就是王公贵族都不拘小节，当今圣上也曾当众起舞，还被引为佳话呢。

李治讪讪一笑，徐真却连称不敢，李淳风趁机说道：“且待某替徐将军将那花盆取了来。”

徐真拱手为礼道：“那就有劳李博士了。”

李淳风走到殿外，只见一排花盆置于殿门两侧，因冬季寒冷，花叶尽落，只剩枯枝，辨认了一番之后，挑走了其中一个，抱入殿中，暗下里却将花盆沿口处的白灰偷偷擦拭掉了。

徐真将花盆置于身前，又把里面的枯枝给拔掉，走到圣上面前说道：“某自幼贫苦，直至今日未得尝过橘子之味，不知圣上能否赐下一粒橘核？”

李世民不知徐真何意，越发好奇，挑了一粒饱满的橘核，让宫女送给了徐真。

徐真拿了橘核之后，将其埋入花盆的泥土之中，而后盘坐在了花盆的后门，开始唱起祆教的圣经。

诸人不明所以，整个殿堂都安安静静的，徐真的歌声悠扬婉转，连乐师都为之惊叹，现场很快陷入一种极为诡异的气氛，仿如梵音入神，涤荡人心，净化灵魂一般。

“神了！快看快看！”

“老天！那可是青苗！”

随着诸人的惊呼，一株青芽儿倔强地钻出泥土，出现在花盆中间，李世民不由微微前倾着身子，注视着花盆中的青苗。

时光如同从徐真的身边加速流逝一般，那青苗飞快地抽枝散叶，变得

郁郁葱葱，短短时间居然长成了一株膝盖高的橘树。^①

李治和长孙无忌几人倏然起身，目光中充满了难以置信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

待得那橘子树长到半人高，徐真才缓缓站起来，摘下一把青嫩的橘树叶，撒向了惊愕着的众人，笑着道：“诸位且验证一番。”

那些人纷纷将叶子抢在手中，撕开叶子，橘叶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果真是橘叶。

徐真两手空空，往橘树上轻轻一抓，居然凭空抓出一个橘子来，缓缓转身，双手献与李世民道：“这凋零的花盆，正如大地破碎的前朝，而圣上则是这粒橘核，使我大唐焕发勃勃生机，枝繁叶茂，四海八荒无不臣服。臣等仰望圣恩，日夜期盼上苍，为我大唐圣皇祈福，愿圣上龙体早日康复，再活五百年。”

徐真此番言语情真意切，虽溜须拍马实在让人肉麻，可是却又契合他的幻术，让人没有任何不适，一时间掌声如雷，李世民更是心头大喜，让人接下了那橘子。

“朕虽操劳，然诸位爱卿同样是国之股肱，若无诸位文功武治，我大唐又岂能如此昌荣强盛。申公（申国公高士廉）沉疴日久，朕亦心忧，今日就借了徐卿这吉兆，赐与申公，愿之早日康复，再为我大唐建功。”

其时高士廉身染重疾，其子高履行从幽州回来，日夜守候，高履行代父饮宴，自是欣喜，赶忙谢恩将橘子领受下来。

有了徐真这一手，宴会更加热闹，诸人流连忘返，离开之时还对徐真的神术念念不忘。尉迟敬德更是急匆匆地追上了徐真，讨要长生之术。

且说高履行回府以后，将今日之事都与父亲说了，高士廉心头感动，没想到圣上将这橘子都赐给了他，自是老泪纵横，当即让儿子剥了一瓣橘子吃下，剩下的则交给儿子，命匠人融了金水，铸造成金橘，供奉起来。

李世民听说这事之后，大笑不已，想着等过了年，一定亲自去看望高士廉。

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正月里，高士廉却溘然与世长辞，而高履行却拿着那被金箔封存的橘子，深夜入了东宫。

这高履行其人虽浪荡无形，然本性至孝，又对徐真恨之入骨，一时无法释怀，遂将父亲之死，怪罪于徐真所献之橘上。到了东宫，便是想通过太子，到圣上面前告徐真的御状，控诉徐真在橘中下毒。

李治听其言语，也是吓出一身冷汗，若徐真所献橘中果是有毒，其欲所害者非高士廉，而是当今圣上啊！兹事体大，李治也不敢擅作主张，连忙将长孙无忌和慕容寒竹召入府中。

慕容寒竹冷哼一声，当即反驳：“殿下，徐真虽日益势大，然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徐真乃圣上门生，亲手栽培，他一身荣耀尽皆圣上所赐，又怎会毒害圣上？若将此事报将上去，圣上反而只会觉着有人想要陷害徐真而已。”

长孙无忌闻言也是频频点头，慕容寒竹片刻之间就洞察事情利弊，可谓机敏过人，又敢当机立断，极力否决，当真有王佐之才。

李治豁然开朗，又是后怕不已，若非请了二位谋士过来，他还真就听了高履行的话，亲自陪着他去大理寺了。

既是如此，李治也就想着将高履行打发回去，免得招人闲话，长孙无忌却开口道：“殿下，虽不能明目张胆到大理寺，但可以……”

李治和慕容寒竹听了长孙无忌之言，心头暗惊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

高履行悄悄离开了东宫，一如他悄悄地来。

这高士廉乃圣文德长孙皇后的舅舅，当年力助圣上发动玄武门之事，圣上御驾亲征高句丽，高士廉任太子太傅，辅佐皇太子监国，可谓国之股肱。

圣上骤闻噩耗，悲痛不已，亲临高府哭灵。及灵柩出了横桥，圣上又登上长安旧城西北楼，遥望着灵柩失声痛哭，国民与群臣有感于圣上恩义，无不落泪。

圣上怀念高士廉之忠义，追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谥号文献，陪葬昭陵。

高履行自此闭门不出，绝食守丧，仁孝闻达长安，知者无不唏嘘，圣上亦命人抚慰。由是起为卫尉卿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袭爵申国公。

待得几日，坊间即传出风声，声称高士廉并非病故，乃因误食了毒物，言之凿凿，让人不得不信服。圣上得了消息，连忙派了几名千牛卫到坊间

去打探，竟听说高士廉是吃了御赐的橘子才中毒身亡的。

李世民固然不信徐真会在橘子中下毒，然流言四起，于徐真而言并非好事，有感于自己身体越发不济，朝堂有心之人蠢蠢欲动，李世民不得不重新考量对徐真的态度，否则待自己离开，徐真又如何能够支撑李治的继位？

果不其然，七日之后的朝议，言官们几乎一致弹劾徐真，更有甚者还提议让三司介入，彻底查清此事，还民众一个真相，免得朝廷受人诽谤和诋毁。

有刚正固守之辈，甚至当堂指摘徐真。李世民难得上朝议事，却被这桩事情弄得焦头烂额，心情自然不能畅快，将徐真召唤出来问道：“徐卿对此事可有看法？”

徐真心头轻叹，他本是个混吃等死的坊间武侯，若非因缘际会遇到了李明达，也不会一路艰辛，成就今日之高位，他知道李世民这个皇帝不好当，也体谅他的难处。

但此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自有幕后之人在推波助澜，而且敢将圣上卷入其中，必定所图甚大，又岂是他们所能胡乱揣测的。若是以前，魏徵等一帮诤臣，三天两头就把李世民骂一顿，但也都是在朝堂之上公然硬谏，背地里谁都不敢有小动作，但有图谋不轨者，李世民是果断格杀的。

可如今，李世民身体越来越不济，朝政都交给了皇太子李治，为了顺利交割政权，李世民不得不对这等暗流涌动的风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想通了这些之后，徐真也就释然了，他迟疑了一会儿，而后缓缓开口道：“陛下，臣本是坊间一名不入流的武侯，胸无大志，每日巡视，还能看看街坊上的俊俏小娘子，这般的日子也就够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不由苦涩一笑，咬了咬牙，继而说道：“然而宿命弄人，给了我为国征战的机会。这两年多来，臣历经大小一百三十余战，出生入死，身上留伤三十二处，别人皆以为我只是小人得志，又有何人能体会臣于生死一线之际挣扎之痛楚？”

徐真此番话语发自肺腑，不是控诉，却胜似控诉，李勣等武将们心头激荡：这何尝不是他们的心声？



文官却一个个愠怒不已，这不是在骂文官不懂体恤武将，使得武将们在战场上为国出生入死，回了朝堂还要受到诸般倾轧打压吗？

李世民也是出身戎马，前半生多与武将打交道，自然清楚徐真之言并非虚张夸大，念及徐真为自己挡死，胸口难免堵得慌。

徐真也不想太过牢骚，点到即止，随后跪于朝堂，道：“某本只想着为国征战，守家卫国，开疆拓土，若有人不能相容，徐真就此请辞，卸甲归去也就罢了。”

徐真此言一出，堂上顿时一片哗然。

武将多有惊愕惋惜，文官们却一个个心头暗喜，然而诸如李勣等老人却不由直摇头，对徐真颇为失望。到底是年轻了些，朝堂之上，哪个不是苦苦挣扎，如此真性，到头来也只能像萧瑀那般草草收场而已。

李世民也没想到徐真会做出这样的抉择，小小挫折都经受不住，今后又如何能够独当一面，成为李治的栋梁和支柱？他本有意保全徐真，只是想做个样子，让文武百官顺势饶人，却不知徐真如此直来直往，居然直接撂了挑子。

圣上脸色阴晴不定，徐真低头长跪不起，群臣面色各异心怀鬼胎，朝堂上死寂如冬夜，竟无人敢说话。

李世民正迟疑未决，却见殿门附近的武将队列之中，周沧和胤宗等一千徐真亲信纷纷出列，跪地齐声请辞。薛仁贵、谢安廷、秦广和薛大义却熟知官场规则，深谙圣上最忌结党，然而想拦却已经拦不住了。

果不其然，本来迟疑的李世民见得如此情形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尔等欲反耶？既如此不堪用，全都给朕滚出去！”

① 橘子生长的魔术在2014年的元宵晚会上有人表演过，此处的灵感来源于电影《魔术师》。这个魔术，跟中国的民间戏法“抽瓜”有类似之处。魔术原理简单而枯燥：把一棵桔子树的结果和嫩枝做成机关，放入不装土或者装少量土的花瓶中，借由弹簧联动装置，慢慢地将其从嫩叶的部分抽起。我们所看到的桔子树成长的过程，其实是把一根桔子树枝做成的机关慢慢展开的过程。